

时间:2012年4月的一天。地点:西双版纳,一个名叫贺开的古茶山。人物:我和几个朋友。事件:搭起帐篷,在茶树下睡了一夜。结果:至今难忘。

那天晚上,晚饭过后,我们来到早已选定的地方,开始露宿。茶山上,茶树下,一溜帐篷很快扎下,女人的帐篷在中间,男人的帐篷在外围。每人一顶。我钻进了帐篷。现在,我没有任何灯光。自有生以来——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最严重的时间概括词——在夜晚,我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光,人工的光:灯光、蜡烛光、手电光……夜晚,总是需要光的。而在这个夜晚,我没有了这些光。连手机和相机的电都已经耗尽,被下山的人拿去充电。

在帐篷中,铺开睡袋,躺下。听着外面的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闲话,有几个男生还唱起了歌——男生,我忍不住要用这样娇情的称呼,因为此时,这个称呼一点儿也不矫情。席地而坐,在这最原始的大山里,上边是星空,身边是茶树,男女之间单纯得不能再单纯,可不就是男生女生么?

不知何时,歌声停息,鼾声响起。我是讨厌鼾声的,但此刻,我却觉得这些鼾声是这么可爱。——说到底,大自然中,最不了解的是同类,最了解的还是同类。人最防备的是同类,最亲近的也是同类。正因为此,这些此起彼伏的鼾声在此时才让我觉得温暖。大自然已经够安静了,需要鼾声制造出来的声响来补充点儿空旷。此时,这些鼾声

### 古茶山之夜

乔叶

动听得如同小夜曲,当然,是无主题伴奏的那种。

然后,就睡着了,醒来时,不知是什么时候。能肯定的是,一定是夜晚。鼾声稍有停息,不知名的虫儿嘤嘤而唱。我拉开帐篷的拉链,看着外面。外面一点儿也不黑,尽是光。是深



深的,浅浅的,浓浓的,淡淡的青光。是的,我说的一点儿也不矛盾,有树的地方,那青光深且浓,无树的地方,那青光浅且淡。就是这样。

也没有别的颜色,只有青。不过只有这一样已经够神奇了。它有多少个层次啊,有多少个模样啊,有多少个状态啊,有多少个地址啊。在灌木上,在花朵上,在茶树上,在天上……

我深吸一口气,想要嗅到茶树上茶的气息。但是,没有。只有叶的清香和湿润的清新,还有一种飘忽不定的芬芳。哦,我忘了,此时的茶叶,是情窦未开的处子,她的芬芳还在半醒半睡间。要等到被爱情摘下,被爱情唤醒,被爱情爆炒,被爱情热蒸,被爱情发酵,才会芬芳得成熟、稳定和浓烈。而她最最美的一刻,就是遇上最合适的那杯水。那一刻,她的生命就成了最抒情的汁液,醉了杯,醉了水,醉了自己,也醉了饮者。

而此时,她们还都是处子。她们在这千年的古树上,静静地睡着。

那么,亲爱的们,我们一起好好睡吧……

不知道又睡了多长时间,我从帐篷中走出,起夜。起夜,这个词,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平日在家里,我都说上卫生间,或者说上厕所。但此时,就是起夜,不折不扣的起夜。在夜中,我起来了。我慢慢地走出自己的帐篷,再走过一顶顶别人的帐篷,走过扎帐篷的这块相对平坦的草地,沿着山坡的弧线,向下走去。因了这个夜晚,接待方在这里特意给我们建了两个厕所,不,我不去上那样的厕所。那样的厕所我上够了,我要回归大自然。

走,再走,远远地、彻底地离开帐篷群,在一棵茶树边,我蹲下。草叶轻轻地触动着我的皮肤,清凉润泽。此时,污秽的事也让我觉得洁净,心里一片安恬。甚至幸福。还有什么能如大地这般好?她安详地接纳着我们所有不堪,并将这不堪化为肥料。这世上,没有比这更仁慈更宽大更深厚的怀抱了。——也因此,她是地母。唯有土地,才担得起母亲的身份。这生生不息的,忍辱负重的母亲啊,我们共同的,永远的母亲。

我看着一棵棵茶树,觉得她们都是我的姐妹。当然,她们年龄大一些,都是我的姐姐。

那个夜晚,我就那样看了很久,一直看到天亮起来。

中国人吃饭用筷子,不动刀叉。于是,叉子就成了一种新鲜的东西;于是,飞机上的叉子被中国人带走时有发生。有一个外国航班,竟然一次被带走30多把叉子。很多同胞谴责:这些人太丢脸了!

对此,老牌主持人曹景行很宽容,他说:早年香港乘客常常“顺”走国泰航空的金属餐具,好多人家里现在都有。

这么说来,从“顺”到“不顺”,还有一个过程?我在想,如果飞机上的刀叉老是被乘客带走,做刀叉生意的老板一定窃喜。

我有个朋友叫阿群,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做刀叉生意,销量很大,钱也赚得很不少。但是,强盗盯上了他,至少有三次,强盗顶住了他的后背:拿钱,我需要花钱!记得最后一次是两个强盗冲进他家,然后叫他打开保险箱,一看,里面只有200美元现金,强盗生气了,把阿群绑起来,用脚踩住他的脑袋,拿起一把他正准备装箱的餐叉,又住了他的脖子:把钱交出来,否则我就刺穿你的脖子。

幸亏阿群的英语不错,能沟通:我家里确实只有这点钱。你让我打个电话,叫我的朋友立刻送3000块过来,好不好?你如果叉死我,钱就拿不到了。

强盗被说服了。于是阿群真的叫朋友送过来3000美金。

从此,阿群放弃在南非的刀叉生意了?不,还是卖叉子,卖筷子没人要。

眼下,叉子已经突破传统模式,开始翻出新花样:法国人雅各布设计了一款叉子,据说当人们拿着它进食时,如果频率过快,这叉子就会不断振动,提醒人不要吃得这么快。

日本人又设计出一款概念餐叉,面对不同的食物,这叉子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比如在吃鸡肉时,叉子就会发出小鸡的叽叽叫声,用餐的气氛被调节了,小孩子爱不释手……

叉子,原来是古代的一种农具,经过多个世纪的改进,最后被用来进餐,西方人终于改变了用手抓食物吃的落后习惯。这是叉子的进化,也是人类的进化。

然而,进化了的叉子,近年来却退化了,它被当成防卫和战斗的器具——

有的学校给保安配备了长长的叉子,一旦有歹徒想伤害小学生,那叉子就可以先叉住他,然后报警。

有的医院保卫室配备了鱼叉状长棍,如果“医闹”要拔出拳头打医生打护士,这鱼叉样的东西可以死死顶住他。

有的远洋公司给船员配备了长叉,用来对付日益猖獗的海盗。国际法规定,民用的商船不能配备枪支弹药,但是海盗却有先进的汽艇和冲锋枪。怎么办?只能用长叉对付一阵!

多么令人遗憾:叉子从大大大,发展成小小小;如今又从小小小,变成大大大,竟然走了回头路,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尽管它被用来对付突发事件。

还有一件更遗憾的事情应该告诉你(大概你也知道):控制别人电脑的黑客,被网友们称为“叉子”。

这更是走了回头路——叉子成了坏家伙。叉子真是悲剧!

### 叉子的后退

童孟侯



### 缅想陆陇其

陆其国

缅想陆陇其,是有感于他当年在江南(今上海,下同)嘉定县为官时的一些作为。清康熙十四年(1675),浙江平湖湖人陆陇其时任江南嘉定县知县。让陆陇其诧异的是,还在他到任前,嘉定县一个姓汪的富商就设法联系到他,要送他千金。陆陇其很纳闷,他和汪富商既不相识,也从无交集,汪富商无缘无故为何要送钱给自己?所以陆陇其本能的反应是“驳却之”——吓得连忙拒绝。陆陇其到任后,就有一个靠卖柴为生的当地百姓前来告状,说有人强抢了他的妻子。陆陇其一了解,得知那个强抢卖柴人妻子的人,就是此前莫名其妙要送他千金的汪富商的家仆。原来这个家仆平时深得汪富商宠幸,他敢强抢卖柴人妻,也是仗着有汪富商这个主子。弱势的卖柴人此前曾一次次向当地官府告状,均告无果。这次得知新县官上任,他便再次抱着希望,前来申诉自家的不幸。

陆陇其将事件调查清楚后,即派差役前去抓捕强抢他人妻的汪仆。没想到汪富商为了庇护家仆,又施展出他惯用的伎俩,即拿钱打点差役,然后让他们转告新任知县,只要不抓捕他的家仆,新任知县要多少钱尽管开口。陆陇其闻知此话,更是怒从中来,严令一定要将汪仆抓捕到案。汪仆到案后,陆陇其经当庭审实,责令汪仆认罪,并马上将卖柴人妻子送回去。

见陆陇其果然不同于此前他那些前任,为富不仁的汪富商终于害怕了。此时他接到了陆的警告:你平时的所作所为我已悉知;如有再犯,决不轻饶。人是可以改变的,就看你汪富商是否有心向善。陆还说,你的家仆强抢他人妻,你是主子,岂能不管不问。据《陆陇其年谱》记载,自此以后,“汪感惧,卒为善士”。汪富商终于知道了害怕,后来果然弃恶从善。

陆陇其在嘉定县主政,信奉以教化为主,不主张重典重刑。陆氏年谱还记载,陆断案时不乏“凛然仁人君子之用心”,凡涉讼双方输家赢家均对案件审理结果心悦诚服;“先生(陆陇其)折狱,不尽拘于(刑)律。听断时,孝悌忠信之言,不绝于口。和平恻怛,以至情相感动”。

有时即使遇上持有理却无情的富户,陆也坚持以教化之心秉“情”执法。如当时嘉定有一平民与某富户发生纠纷,事情确系平民输理,富户将这个平民告到县衙。陆调查清楚后,实事求是地作出了有利于富户的判决。尽管这样,富户还是觉得有失自己体面,因此得理不饶人,要陆按重典处死那个平民。陆当即斥责道,你“富人”之体面固(然是)体面,贫人之肌肤亦(是)肌肤也。你富人看重自己的所谓体面,弱势平民的真(肌肤)乃至生命,难道就不重要吗?!陆之斥责,真乃快哉!

值得深思的是,时过境迁,今日仍不乏有“富人”伤害“贫人”后,动辄狂妄叫嚣:老子有的是钱,赔一条命不就几十万吗!这种以富自诩,漠视他人生命和尊严的人,自以为是在维护自己体面,殊不知彰显的恰是其龌龊的嘴脸及人性的堕落和泯灭。

诚然,有着龌龊嘴脸及人性堕落泯灭的人,并不都是好以富自诩者,其中也不乏一些为求自己的所谓体面,同样漠视他人“肌肤”的官员(包括其家人)。同样是为官,同样是执法,这就情不自禁地会让我缅想起陆陇其。陆作为一名清康熙年代的地方官,尚且明白“富人的体面”绝无资格因此可以漠视“贫人之肌肤”,何以社会文明发展到今天,犹有那么多一些主政者、执法者,会缺失陆陇其身上那种“凛然仁人君子之用心”呢?!

### 最好的安慰

周柄焘

当好友亲朋因失去亲人而处于极度的悲痛之中,应当做些什么呢?有言道:患难见真情。你的支持和帮助,对于痛苦的一方走出抑郁、重回自我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怎样给予支持和帮助,却是一个难题。失去亲人的亲人,往往是痛定思痛,精神极度消沉。这时候,劝慰、帮助往往得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增加对方的痛苦。

处于极度悲痛中的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和外界隔离开来,而提供帮助的一方很难找到一种合适的方法来给他以真正需要的安慰,有人把这种情况称为人际交往中的“地雷区”。所以,当处于痛苦中的人感到周围的朋友有意回避,不一定是朋友的冷漠,可能是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人们往往会对深陷痛苦的朋友说些诸如“时间会治疗创伤”,“不妨外出散散心”之类的话,有时会拿自己以往的痛苦经历来宽慰对方,意谓你的痛苦别人也有过。不能说这些说法不好,问题是效果一定是不好的,痛苦中的人可能已经尝试过了你的建议,会觉得你并不了解情况,却冒昧地指导别人应该怎么做。

较好的做法是先听对方的倾诉,避免带有说教的言辞,如“精神振作起来”,“不要太悲伤”,“有人比你更痛苦”等等,这样会使对方觉得你在责备他。至于分析逝者的病情,询问对方陷入痛苦的原因等更是绝对的败笔。

尝试发一条不需要对方回复的短信。这时,简洁、明确的语言胜过一切,例如:“如果需要我的话,请和我联络”。当然,如果你辨别出对方有自杀的倾向,那就必须陪伴他,同时给医生打电话求助。

十几年前,我因失去亲人而极为悲痛。亲朋、同事以各种方式给予我安慰,一位老同学请我在新

关金融知识及金融危机的视频,在全校普及金融理财知识。义卖会则是每个班级和社团搜集同学与社员的物品,在操场上进行义卖筹款。义卖的同时,我们也会举办横幅签名活动以表爱心。在义卖结束后,我们请专人进行善款的清点与公证,并向全校师生公示。每年暑假,学校都会组织学生去延安等地“红色之旅”,我们也会在这个时候将这笔资金赠与当地一些比较困难的学校。至今犹记得三年前将这个信封带到一个聋哑儿童学校时,心中的激动之情。

### 小小银行部

潘阳

日常服务是银行部最为根本的。借贷服务向每一位同学开放无息贷款服务,本金是政教处几位老师资助的。每天中午,热心负责的部员就会在食堂接待处提供服务,只需一张学生

证,就能让同学轻松度过“金融危机”。一次,一位同学的饭卡中没钱了,他立即找到我们,我们将100元钱打入他的卡中,解决了他一周的吃饭问题。第二天,他就将钱还给了银行部。

为了解决模拟社区部门职能重叠的问题,我们将爱心服务部并入银行部。由此,银行部的职能与人员得到进一步地扩大,而最为直接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原金爱心服务部的爱心伞服务,用银行部的资源为同学们提供雨天的借伞服务。令我最为感动的事也发生在爱心伞服务的过程中。

那天上午,出乎意料地下起了倾盆大雨,大风刮着雨水吹入了长廊中,没有带伞的同学寸步难行。我紧急通知当天执勤的部员在上午下课后准备好伞供同

学取用。于是,我与部员冒雨去取备用伞,并临时将发伞地点由教学楼底楼改为长廊,以提高发伞效率。在我们的努力下,所有需要用伞的同学都得到了帮助。那天,我们没有吃上热的中饭,衣服和头发都被淋湿了,但我感受到了平时感受不到的东西,那是银行部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也因为这种感受,我对银行部的未来充满信心。

我们的小小银行部已接受过上海电视台、上海教育电视台、新华社、新闻晚报等电台和报社的采访。相信在未来,银行部将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传承它的初衷,也秉承着“饮水思源”的思想,怀着为学校的感恩之心,继续发挥它的光和热。

校园里有一朵奇葩:“百草园”,请看明日日本栏。

从第二课堂起步

校园里有